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馮夢龍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九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名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2.21.4

8

4.11

恒言

陳多壽生死夫妻

劉小官雌雄兄弟

蘇小妹三難新郎

双紅堂
小說
30(4)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陳

劉

劉德

劉方

劉奇

方勇

欽大郎

劉德トイハ者大雪ノ日老軍士方力ヲ助ケ終ニ其孽ヲ申見ラ卷子トス又劉奇ト云フ者ノ溺死ヲ救フ此申見元來女子トシ男ニ扮シテ劉奇ト候劉德痛唐ニ任ス后ヲ申見劉方ト名ヲ更メタリ劉德夫妻死後其男扮ラ止メ欽大郎ヲ嫁シテ奇ト伉儷ス今至リテ是レ河西ノ三多村トイフ。桑茂トイハ人変成老妪ニ欺カレテ女子ニ扮ス身ヲ妻フ好事ト云言ス

蕪

小妹

秦觀

東坡

王雱

蕪小妹才學不似荆公我力子雲ノ妻ト為ニラ集ルハ妹崇セズ忽ケ雱死後テ秦觀字少游ニ許シ姻ヲ結フ結姻ノ時三々ニ有リ。序言ニ李易女牛初真ホラ申ブ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軍

須與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騰萬變轉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務爭強眼紅喉急分明似孫龐鬪智看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不盡頭又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往寄興與棋秤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國朝曾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曰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十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與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一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與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瞳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 洪熙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遠出尋常詩曰

一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

馬行出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戒遠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閒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為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為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為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做出花錦般一段

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庄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遠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算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志同道合都則本分為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喫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盤象棋消閒造日有時送為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筵以此為常那些三隣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看他下棋頑耍其中有個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棋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為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

西世情言 卷九
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惡，不為大事，欲待不抱怨，又忍氣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真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為怪。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座，喫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蹣跚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髻，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不信人間

小子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冬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跨進坐，啓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先拜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里話？且聽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髻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簪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隔了一張棋桌，不便拖拽，只得也作揖相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唱喏立起身來，稟道：告爹爹，明日是重陽節日，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限着書還

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未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為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

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為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為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鬚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褶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

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責備。便了王三，老郎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為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喫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三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為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弄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皴皺，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作癢任他凶疥，癬只比三分不是。大痲瘋，居然一樣，扮孩兒，變作蝦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抓爬十指帶膿腥，齧齧一身皆惡臭。

陳青單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還願，無所不為，熬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為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推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醜，臭起來為甚？忙忙的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年紀，看着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攛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鳥龜萬鳥龜的罵。

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敢開言。一日柳氏偶然收拾櫥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老忘八，只爲這幾着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怎的？」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攛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着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柳氏鎮日在家中罵媒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是甚意，故陳青心下了了，與渾家張氏兩口相商議道：「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晦

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可知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怨傷，便強他進門，終不和睦，難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好情原，不曾費甚大財，千好萬好，總只一好，有心好到底，了休得爲好成，歎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庚帖送還他家，任他別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怕沒有老婆，好互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忙到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家閒坐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好些麼？」陳青搖首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講，屈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

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陳青將自己坐椅撥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敘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敘着朱親家夫婦如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却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包慌，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子到也不怕做親家，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庚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並無勉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事已與拙荆再四商量過了，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必然還璧。但吉入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

閨女說罷，袖中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亦自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行。然雖如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收淚而答道：「今日是朱某自己情願，並非舍親家相逼。若舍親家躊躇之際，全仗三老撮掇一聲，說陳某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起身到于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喚茶。這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鳥龜萬鳥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朱世遠却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恠，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恠。」原

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做朱太郎朱世遠道有話儘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性之理王三老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令親家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棚兩開只是自己不好啓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添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曾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贖必然返璧朱世遠道這是自然之理先曾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收短少

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為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水人傳語昔皆訛
分宜好個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即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那一對銀釵却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却也天生志氣多時聽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慵意懶今日與他討取聘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

在裏面啼哭。朱世遠終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俛他，不可造次。萬一遍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不肯，絲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未必不依你。」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攔橫，叫聲開在這裡了。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撥個兀子，傍着女兒坐了，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喜得男家願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癩子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甥釵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

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釵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俛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款款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不願直直的與我說，息般自苦自知。教爹娘如何過意。女兒恨窮道爲好爲好，要討那釵子也尚早。柳氏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脚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原不肯退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巴不得撒開，落得耳邊。」

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德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却自己走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要煩三老開言。王三老掙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遍，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閒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忙。各處

訪問名醫國手，賠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痼疾，醫不得的了。多壽嘆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用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如今服藥無效，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賺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是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陳青道

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鬢報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睜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壽吐露衷腸，說起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為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裡雖道說那里話，還是終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褶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在坐啓

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于至誠，望親家委曲勸諭。

令愛俯從，則個庚帖仍舊奉還。朱世遠道：既然賢喬梓諄諄分付，權時收下。再容奉復。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遠回家。

將女婿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他也是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心轉意。朱世遠真個把那柬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

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詩

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蹇雖然惡疾纏

姻緣到底是姻緣

從來婦道當從一

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為陳小官自家不要

媳婦親自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靠撮合山養家的抄了若干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雖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裡熱蓬蓬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有見母親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為別件丈夫病症又不痊爹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羨不如死了乾淨夜間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桌上反復看了一遍一回約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懸梁自縊正是

一寸氣在手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地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睡夢

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嗚的哭聲喫了一驚擦一擦眼睛搖醒渾家說道適纔聞得女孩兒啼哭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去看他一看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你却說兒話要看時你自去看老娘要睡覺哩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响其聲異常當下心慌盡生平之力一脚把房門踢開已見桌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喫了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雨淋身穿衣不及就跌了被兒就哭兒哭肉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

在身上將膝蓋緊緊的抵住後門，緩緩的解開頸上的死結，用手去摩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箇時辰，漸漸魄返魂回，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穿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不死，遲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遠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奈，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教渾家窩伴女兒在床，眠息，自己徑到城隍廟裡去抽籤籤語云：

時運不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日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是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日回到家，中渾家兀自在女兒房裡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搖手道：不要則聲，女兒纔醒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剔燈之時，看見桌上一副柬帖，無暇觀看，其時取而觀之，原來就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得女兒之筆，讀了一遍，嘆口氣道：真烈女也，為父母者，正當玉成其美，豈可以非理強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護祐。况女孩兒吟詩自誓，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多日？

倘然一個眼際，女兒死了，持節空負不義之名，反作一場
 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來表得我們好
 情，二來遂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干紀不知媽媽心下
 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兀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
 隨你作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
 講事。有奏巧，這裡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
 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了，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
 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專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
 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
 之事。老漢自當劬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
 得一首情見乎詞，若還被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
 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為兩親家驚對門居住，左脚踏出

了朱家右脚，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便。陳青聽得王三老
 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
 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出於
 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
 不是退親，到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
 將朱宅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心慌，留女兒在家，恐
 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
 令親家處脫了干紀，獲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令
 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
 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一允否。王三老就將柬帖所
 和詩句呈于陳青道：令郎和得有令郎之詩，他十分激烈，
 令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

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

如此性烈必然賢孝得他來貼身看戲夫婦之門比爹娘

更覺周備萬一度得個種時就是後兒無命也不絕了我

陳門後代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

到書房中對兒子多福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

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三老

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門來娶心

安意肯至期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上聽說陳家癩子

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喫天鵝肉的日子又

有刻薄的閒漢編為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 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裡合歡時 粉花香與膿腥鬪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入全

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起夜

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衣裳血臭

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傅母育嬌兒只少開懷哺乳又似

病姑逢孝婦每思割股烹羹雨雲休想歡娛歲月豈辭

勞苦喚嬌妻有名無實憐少婦少樂多憂

如此兩年公婆無不歡喜只有一件夫婦日間孝順無比

夜裡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張氏欲得

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好開言忽一日進房見媳婦不

在便道我見你枕頭齷齪了我拿去與你拆洗又道被兒

福言作壽



床明明要也夫婦二人共枕同衾生見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一人肚裏各自有個主意陳多壽思厚所胆莫是夫是婦也小官人肚裡道自己十死九生之人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污損了人家一個閨女朱小娘子肚裡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經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卧具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了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取討枕被張氏推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得了反怪媳婦做格不肯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意着做不良之心疑難罵狗言三

語四影射的發作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夫之意只作不知暗暗偷淚陳小官人也理

會得了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推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凶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廿載不姓不死甚是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術的瞎子叫做靈先生甚肯直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爲算命整整衣冠走到靈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生推過了若不見怪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太忌該犯惡



疾半死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
十年雖是個水缺，還跳得過說，是從來星家半准，一個准，未可蓋弄。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更
不好，船遇危波，亡槳杙馬，逢峭壁斷繩，此乃死折之命。
有好八字，再算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聞言，慘然無
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尋思，不覺淚下。想
着那先生算我前十年，已自准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
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
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
死無二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
子，他也得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徇自盡之
念，順路到生藥舖上，贖了些砒礪，藏在身邊，回到家，不
題起算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叙話道：我與你九歲

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戶，誰知
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擱了娘子，終身兩番情願，退
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一
名無實，並不敢污損了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
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緣，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
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
受。今日官人患病，卽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
說？別後良緣，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性烈如火，
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依事我多年，夫妻之情，已
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
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個我對
你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睡。正是

夫妻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次日陳小官人又與父母敘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字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閉常怕發瘧，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為他夜來言語不祥，心中雖然疑惑，却想不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盪得滾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桌上。陳小官人道：「不用小杯，就是茶碗。」喫了一兩碗，到也爽快。朱氏取了茶碗，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我不喜小菜，有菓子討些下酒。」把這句話遣開了朱氏，揭開了壺蓋，取出包內砒礪，同壺中一傾，忙斟而飲。朱氏走了幾步，



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慌脚亂，做張做智，老大疑惑，恐怕有些蹊蹺，慌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碗，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甌子，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喫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說罷，又奪了第二碗，喫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奪酒壺在手，骨都都喫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也顧不得渾家之事。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時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受，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千金難買兩同心。

却說張氏見鬼子喫酒粧了一碟巧糖自己送來在房
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喫了一驚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
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怪着了個忙抖起屈來陳青走
到見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單方凡服砒
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三人命中有救
恰好左隣是個賣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
世遠夫妻都到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
女兒兩個虧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
中兀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
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火害了十年癩
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
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肉迸出了許多惡血毒

氣洩盡連癩瘡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
頭光面滑肌細膚榮走到人前連自己爹娘都認不得分
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
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
泣爲笑城隍廟籤詩所謂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
驗矣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聘銀
錢佈施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
都來慶賀吃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
讀書溫習經史到三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靈先生
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
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再說
陳青和朱世遠從此親情愈高又下了幾年象棋壽並八

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與作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為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詩曰 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與作生死夫妻詩曰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歷數古今多怪事

巾幗如何定婦人 高山為谷海生塵

且說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個富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邨中一個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避雨那廟中先有老嫗也在內躲雨兩個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了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將言語調弄他桑茂也畧通些情竅只道老嫗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腰間到有本錢把桑茂後庭弄將起來事畢雨還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便問道你是婦人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